述朱質疑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恭跋

淵鑒齋朱子全書

朱子文集一百卷相傳爲公季子敬之在所輯潘氏潢謂集中載記牴牾可疑乃純祐以後掇拾而成非復敬之初類次本別集七卷乃咸純間余氏師魯所輯黃氏鏞序作十卷續集五卷蔡氏方炳序作十一卷不知輯自何人總共一百十二卷語錄一百四十卷黃氏士毅所輯李氏泌續類後序作一百三十八卷又泌輯續類四十卷今黃李無所分別共一百四十卷諸儒於朱子之書旁搜博采其功勤矣然

編次旣緐蕪雜亦所不免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之聖篤信紫陽
聖謨洋洋以爲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
特命儒臣纂集朱子全書合文集語類共爲一編
親加裁定如語類以理氣鬼神性理爲先蓋仿近思錄之例不
知周程張子發明道體初破洪濛朱子欲學者稍識梗槩粗知
名義故列之篇耑猶恐學者騖於高遠故以此意屬呂成公識
之於目錄之後若朱子生平論學以小學爲蒙養之基特輯一
書以惠後學又補格物致知傳使從事於大學者得其門而入

其條理精密爲周程張子所未及詳故全書首小學次總論爲學之方而學之存養省察力行教人諸目繫焉終之以讀書法而大學論孟中庸及六經之說次焉又人須先識在巳之心性志意道德仁義諸名而後可通在天之陰陽造化至於鬼神者則又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舊以鬼神次陰陽性理次鬼神非是得全書而釐然有序矣朱子初從張宣公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巳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舊以致知先持守非次也全書則先存養以敬與靜隸之然後及省察以知行致知隸之與朱子論學次弟無不符合老釋舊

皆竝列不知老子之說去儒未遠釋非老氏之倫全書升老子於諸子之前而坿釋氏於陸氏之後其斟酌具有微意銖兩悉稱極權衡輕重之平他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推步不應以推步而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即氣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靁雹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諸所要正擬之齊七政之羲和平九州之大禹無復少留餘憾矣從古未有以

聖人之德

契賢人之學如我

聖祖之盛者學者恭讀全書復取文集語類核之而深思所以去取之故則思過半矣

跋小學二條

漢人以字學爲小學藝文志小學凡十家四十五篇是也然古無是名也古之所謂小學有指地言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也有以年言者尚書大傳大戴禮記或云年八歲年十三年十八入小學是也至於小學所教之法書大傳禮大戴統云學小藝（書大傳作小義）履小節而不詳其目藝即保氏所教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盧辯注小學虎闈師保之學）節即少儀弟子職所言事親事長大

傳亦云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論語亦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漢人專以字學爲小學字乃六藝中之一不足以該小學也古大學之教幸有大學一書存於小戴記中得以考見古人明新次弟若小學則椒軼已久至宋程子始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又至朱子始輯爲成書以惠萬世後之儒者不察反執漢小學以相訾議非病狂乎

朱子之書有先大義例屬他人編輯而後加以折衷者儀禮經傳通解通鑑綱目以及小學是也小學本屬劉子澄編輯然陳安卿錄又云當日衆編類來似亦不止子澄一人大約出子澄

之手居多耳朱子本意無外編其嘉言善行兩類乃子澄之意而朱子深有取焉者也答子澄書云小學書曾爲整頓否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敎規模之善但令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又本有文章一門後來刪之答子澄書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也純熙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精加修改始定著爲六篇答子澄書云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後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敎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又書中云子靜寄得對語來按純熙甲辰春象山輪對五劄丁未五十八歲始序而行之然其間尚有漏落者實明倫無朋友條見陳安卿錄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未收入見黃毅然錄亦有節取者王近思問霍光小心

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襄尸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又荅劉子澄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皆學者所當攷也

自古大儒無不尊重小學而我
朝陸清獻公之言尤爲眞切清獻曰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保身全家亦必讀小學至哉斯言人卽不望其子能爲聖賢未有不望其子保全身家者然則可不家置一編乎

跋大學章句

朱子所據大學舊本卽注疏中之鄭本經文未嘗變動只以末

二句一爲衍文此謂知本句一屬格物致知補傳此謂知之至也句所要定者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傳文耳元董丞相槐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綴以此謂知本句冠於子曰聽訟章之首而又殿以此謂知之至也句爲格物致知傳見黃氏日鈔後儒多韙其說於是乎經文亦有要動矣按烝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民生日用飲食有一物必有一理致知在格物者欲推極其知在每物皆格其理之所以然所謂多學而識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積累之大物無不格卽知無不盡所謂一以貫之也洛閩之說合於洙泗如此若謂一知本而卽知之至則論語之多聞多見

孟子之博學詳說中庸之學問思辨皆不免紆曲繁重不如易簡者之直超頓悟矣孔門有是學術乎自有明以來欲復古本諸儒并不僅如董氏之說其大旨皆以知本爲知之至而其所認爲本者遂有豪釐千里之謬其弊未易更僕數也總之守章句之說則傳雖朱子之所補而教實孔門之所遺遵朱子即所以遵孔子也不守章句之說則文雖大學之舊文而解實後儒之臆解遵古本反所以闢新說也恭讀

聖祖仁皇帝朱子全書序論大學云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毋適之爲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我

聖祖博極羣籍

學達天人然則固以朱子之補傳爲不謬也一日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落職見王氏懋竑白田草堂文集

蕭山毛氏大可爲大學古本之說自云得之於潛庵高笠先生所作四書改錯一書專以掊擊紫陽爲事已鏤諸木聞

聖祖升朱子於十哲遂自斧其板見全氏祖望鮚埼亭集乾隆初御史謝濟世復以大學古本進且拾毛氏之唾餘謂明代以同姓同鄉

尊崇朱子奉

高宗純皇帝上諭曰。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已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鄉下老嫗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炘按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目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是用朱註取士。元代已然。非始於有明矣。我

國

聖聖相承衛道之嚴亘古所未有雖有異說亦安得而是之哉

跋論語孟子集注 三條

朱子始作論語要義又作論語訓蒙口義序之皆在隆興初年要義序隆興元年訓蒙口義序不著年日亦相去不遠要義序云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訓蒙序云余旣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删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

一二條爲後二書皆不傳炘按論孟精義其體例本之要義而加詳論孟集注其體例本之訓蒙口義而婁經修改以成書者也要義取二先生及門人朋友數家之說今不可得見精義則自二先生而下橫渠張子成都范祖禹純夫滎陽呂希哲原明藍田呂大臨與叔上蔡謝良佐顯道建安游酢定夫延平楊時中立河東侯仲良師聖河南尹焞彥明共九家是本之要義而加詳也集注訓詁多用注疏音讀多用釋文孟子用孫奭音義義理本二程及九家外又博採數十家益之師如延平白水友如敬夫叔京罔不搜集至於自爲之說則稱愚按以別之所謂會之於

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附見非與至於句解節訓章又有總說無一不與訓蒙口義之體例相符然則二書即精義集注之底本雖不存無憾也論孟集注二程橫渠康節（告子下引呂氏說有邵子）稱子韓與董亦稱子豈非以二子之學皆與傳道統與二程不分明道伊川（稱義猶分別引之）三胡不分康侯明仲五峰豈非以其父子兄弟一家之學同途合轍與二呂藍田稱呂氏榮陽則稱侍講二何平叔稱何氏鎬則稱叔京二范純甫稱范氏茂明則稱范浚二趙臺卿稱趙氏匡則稱伯循二劉原父稱侍讀白水則稱聘君二王介甫稱王

氏建安勉則稱王勉二張無垢稱張氏南軒栻則稱敬夫愚聞之師爲李延平其餘李氏爲李光祖惟瞽瞍底豫節之李氏乃李延平因下有羅仲素陳了翁之言其爲延平顯然無所用其區別王於安國文仲俱稱孔氏仁者無敵節曾子子思易地節俱孔文仲之說暘爲王誦之節耆卿王子有其母死者節俱稱陳氏又注無二潘氏而興嗣稱名疑彿能明以俟博考

王伯厚曰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集注未嘗引作張氏語類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由此推之如吳才老論語考異朱子以爲其害深劉原夫論語解朱子以爲緊要處只是

莊老。又如王介甫蘇子瞻之學。朱子極攻之。而集註皆採其說。可見大儒之研經也。不以其人終身學術之蔽。而擯其一時說經之善。亦不以其人全部著述之偏。而擯其一章一節一句解說之確。

朱子成論語要義。在隆興癸未年三十四歲。成論孟精義。在乾道壬辰年四十三歲。論孟集註無序。不知成於何時。年譜丁酉論孟集註或問成年四十八歲。按張元德問曰。論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修改如何。或問既成於丁酉。則集注亦成於丁酉。可知。又楊道夫己酉後錄云。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

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由丁酉至己酉與十年前合是集注丁酉成後即刊行矣後又刊於南康荅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修改處又曾祖道丁巳錄云朱子六十八歲某所解語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已又三年而朱子卒王過錄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終其身於訓解以詔後學而後之學者徒以爲作文之用並注之詞句未能盡解鹵莽滅裂其辜負朱子深矣

跋論孟精義 三條

精義成於乾道壬辰刻之建陽後八年純熙庚子黃商伯再刻於南康改名要義南康本較建陽本增有毗陵周氏名孚先之說又二程張子之說亦有增益文集有書語孟要義序後一篇今禦兒呂氏朱子遺書二刻內論孟精義細校無周氏之說亦祗載精義敍而無書後一篇則南康增補之本今已不傳恭讀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朱熹輯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解釋論語孟子之語初名精義改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此本仍題曰精義蓋從原序之名也然則

四庫所藏乃南康後刻本如有力者請出鋟之亦藝林盛事也

今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卽孚先也

孟子精義中引呂侍講之說至十四條集註僅存有爲者譬若掘井一條葢集註約之又約精之又精讀者如以精義細細比校小其所以去取之意則思過半矣語類云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閑看了然則讀集註者可不兼考精義乎

黃東發日鈔云曾子三省章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

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顧氏炎武採入日知錄內按此說非也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夫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身之學不於內而於外乎用心於內卽用心於內省何弊之有不得引陸氏裏面之言以為比例惟精義中引謝氏說只作用心於內然無專字加一專字似稍有語病蓋曾子傳大學內省云者誠正脩身之功其初尚有格致之學非專以內省畢事也朱子集注之取精義損字多而增字少此專字必非朱子所增

或後來傳刻之誤今宋本不可得安得非朱子而正之

跋周易本義

朱子周易本義十二篇上經下經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共十二篇皆東萊呂氏之本朱子據以爲次弟者也東萊之書又參攷嵩山晁氏以道而定之晁氏則卦爻第一（不分上下經）彖傳第二（不分上下彖）象傳第三（不分大小上下象）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不分上下繫）說卦第六序卦第七雜卦第八其書亦遠有所承邵博聞見後錄云古易卦爻一

經二彖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予家藏大父
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則晁氏之原於康節明矣其先東
萊而考定者元豐朝有呂氏大防本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
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
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吳斗南仁傑爲
之槩行尤延之袤與吳斗南書云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
朱元晦爲之跋嘗已板行乃與左右所刻呂汲公古經無豪髮
異而東萊乃不及徵仲嘗編豈偶然同耶是東萊之前雖有汲
公之編東萊實未之見後朱子與吳斗南書有茲辱惠問并寄

古易刊誤二書之語則朱子必見之其時約在紹熙之末紹熙之初本義啓蒙刊行已久之後故不及爲之别白也同時沙隨程可久迥亦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自序云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其實百源之易祇八篇彖象繫辭不分上下兹分之爲十有二較百源本爲優沙隨之易似不欲從東萊之本遠附於百源而又增八篇爲十二篇也二而論之易自經傳淆亂而後至宋而得復古本誠考古之盛事然諸本之中又惟朱子所從東萊之本爲最古汲公本雖

與東萊同然上下經不別出連十傳爲次弟非古人經傳別行之舊也晁氏本不分彖象繫辭上下是有七翼而無十翼也文言乃釋乾坤二卦當在彖象繫辭之下乃敘於繫辭之上非次也孔沖遠正義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其所見必是古本東萊之所定朱子之所從所以超越諸家也至於經傳淆亂之由晁氏謂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自費氏直始東萊呂氏據漢志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爲眞孔氏遺書而合彖象文言於經自鄭康成始朱子則謂康成之坿傳於經如今乾卦彖象之俱坿卦

末其坤以下分爻之象辭各坿當爻之下則又王弼之所分也按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非謂以彖象文言入卦中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費氏之易不惟篇敘與古文同卽无咎悔亡等句一字不脫亦非施孟梁丘三家所能及豈可誣以析傳坿經乎惟魏志載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

於學誠便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非臣所能詳盡則合彖象於經斷自康成有明徵矣然康成注十卷今不傳惟北宋時尚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康成尚不以文言坿經惟坿彖象二傳魏志亦言彖象而不及文言然則今本之并以文言坿乾坤二卦者真輔嗣氏之本矣

又按漢上朱氏曰十翼本與周易異卷按此一句可見呂汲公本經翼連綴爲十二篇之非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是也。按從解說上下經句，看出十翼與經畢本。足見費氏之爲眞古文，可以見晁說之誣。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彖象連卦辭爻辭。魏王弼又以文言坿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彖曰象曰。王弼而後加文言曰。至於爻辭連屬。不可坿六十四卦之爻。則仍其舊篇。今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考畢復檢此伏其論允協。而分別鄭王之本。尤與余合。故附錄之。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本義前列圖九。一河圖。二洛書。三伏羲八卦次序。四伏羲八卦芳位。五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六伏羲六十四卦方圜。七文王八

卦次序八文王八卦方位九卦變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之作乃後人所坿益持論良是其詳具於白田草堂文集雜著中按河圖洛書二圖爲自古相傳之法物希夷陳氏所傳只有先天方圓一圖其理精深奧眇無可擬議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方位二圖雖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而方位確乎不易是五圖者皆載於啓蒙卽後人所坿益於本義一書未之有礙也惟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二圖竊所未喻朱子啓蒙中本康節加一倍法演爲六橫圖一太極二兩儀三四象四八卦五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六則六

十四卦也然未嘗加以伏羲之名今縮六橫圖而爲二方圖又直題之曰伏羲八卦次敘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似伏羲早有此圖者亦僭之甚矣且其爲圖以黑白分陰陽太極之上爲一黑一白一黑一白之上爲兩黑兩白兩黑兩白之上爲四黑四白四黑四白之上爲八黑八白八黑八白之上爲十六黑十六白十六黑十六白之上爲三十二黑三十二白竝不見奇耦相生之妙曾謂朱子而鶻突若是乎胡雙湖一桂翼傳有二圖一爲伏羲始作八卦圖一伏羲重卦圖以一一易白黑不敢直曰伏羲某圖而以始作重卦題其下似以本義之圖爲非而小變之者若夫文王八卦方位乃改先天對待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無所爲相

卦之次序說卦乾父坤母一索再索一節啓蒙謂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今直謂爲文王八卦相生之次序眞瞽說矣啓蒙卦變三十二圖反復之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與本義一陰一陽來自復姤二陰二陽來自泰否諸圖絕不相合至於不載明著策而載筮儀又不足論矣總之本義啓蒙相爲表裏讀本義者不可不先讀啓蒙凡啓蒙中所列之圖皆讀本義者所當熟案恭讀

御纂周易折衷盡刪本義諸圖而附啓蒙一書以發明本義眞可謂撥雲霧而見靑天矣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凡異端佀是之言古書眞贋之作一經朱子之精心卓識無有能逃其洞鑒者故蘇子瞻之說易張子韶之解中庸呂居仁之解大學陸象山之談學術皆反覆辨論而歸之正譬如然犀燭幽形狀畢現又如孔安國尚書序之不類西京文字今文尚書較古文反平易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詩小序非衞宏一手作孟子疏非孫宣公作子華子非百十年前文字大學有闕傳孝經多羨文皆一一辨正之不遺餘力獨至康節先後天之易信之不疑本義中既取其說以匹程子又特作啟蒙一書以

專明其指同時袁機仲林黃中輩深以爲疑不憚往復數千百言以闡發其蘊且以是觸黃中之怒至於被劾而不悔朱子豈不知康節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希夷希夷以前不知其傳哉又豈不知易有大極一節爲畫卦加一倍法天地定位一節爲先天乾南坤北卦位秦漢以來儒者皆未聞有此說哉誠以驗之天地盈虛之理侌昜消長之機有莫能出其範圍者故斷以非康節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因後世失其傳流落於方外之傳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能反而歸之於易大聲疾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後儒猶往往不能無疑

者非識力之豕足以知卽硏說之有所未至甚者以爭奇好勝之心必欲與朱子爲難則其方寸隱微之間私欲錮蔽又烏足以知造化之妙哉慈溪黃東發氏號爲篤信朱子者其日鈔中直以康節之說爲易經之上晚添祖父反深不滿意於朱子之信邵氏末引朱子荅王子合書謂康節之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坿會借朱子以攻朱子使後世疑邵子先天之說朱子亦未有定論其爲說亦甚巧矣然原書云康節說伏羲八佽乾佽本在南坤佽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佽其說甚長大槩（按大槩下有脫字）近於穿鑿坿會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

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强通也凡六十八字按首數句言伏羲乾南坤北之位文王改之爲乾西北坤西南此其精妙之理其說甚長非荅書所能盡也次云大槩按大槩下恐脫以爲二字近於穿鑿坿會故不會深晋意指子合言也子合來書必有先天近於穿鑿坿會未深晋意之說故既引其言而折之曰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言說卦中帝出乎震一節所說卦位亦不能使人盡曉非獨先天之位今人不能無疑也本義亦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結之曰且當闕之不必强通言子合既不信先天之說是其識力不足以知之但當闕疑不必强求其通可耳豈無

子於邵子之說猶疑其穿鑿附會乎猶不曾深留意乎黃東發氏去其首尾坐定朱子以康節爲穿鑿附會不亦誤哉

跋詩集傳三條

詩備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理毛公傳詩多詳訓詁間有名言不過百中之一二鄭箋一本小序名爲宗毛違異不少其強經就序糾纏傅會者殊乏理趣自朱子集傳出或採先儒之說或自下已意精微博大裨益名教勸懲之功於是爲至矣宋茂陵在藩邸時彭龜年爲官僚因講會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是每講

必問朱某之說云何其感動當時人君之心如此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朱子作詩傳至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辠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嗚呼仁哉觀顧氏之言可謂能闡明集傳之功效矣彼鄙儒小生動據序說以訾議朱子烏知大儒明道覺世之功哉

朱子作集傳時三家詩已亾其所據者卽今之注疏本其經文

脫譌。馮氏嗣宗校正十二條。陳氏啓源校正十四條。炘復校正廿三條。俱係翻刻傳寫之誤。惟陳氏啓源作毛詩稽古編。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辰之誤夜。家伯冢維之誤宰。昊天泰大之誤憮。奚爰之誤其適歸。天降慆滔之誤德。降于予之誤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炘按集傳中有明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從韓詩作思。臧氏琳見宋元集傳本有吳氏曰韓詩作思七字詳經義雜記而不敢擅改經文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寶山朱奇圖家藏元儒胡氏雙湖詩傳附錄纂疏。假春秋傳作何。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溢春秋傳作恤。恤之爲溢字之譌也。今本所脫春秋傳句見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而未嘗

改經文蹈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且就此六詩論之以冢宰訓宰以甚訓太以慢訓慆皆傳箋舊說何以知朱子之自改降予卿士之于朱子無訓不能辰夜之辰毛依爾雅訓時朱子曰以比辰夜之限甚明推朱子之意蓋訓辰爲日成九年左傳浹辰之間杜注辰日也謂日夜之限甚明也豈改經文辰爲晨乎惟爰其適歸傳云奚何也似改爰爲奚不知朱子此傳原文有爰家語作奚五字見嚴粲詩緝啓源號博古者詩緝非僻書竟未之見乎

毛鄭說詩不言韻以時方近古韻自明也自魏晉以至六朝音

學大變唐二百六部韻書出而古音失傳陸德明以爲古人音緩不煩改字而沈重輩叶音俱所不取宋吳才老作韻補始言叶音集傳取之然今坊本集傳之音又多朱子孫鑑所補綴見史樂風雅遺音非朱子之舊迨明陳季立始明叶音即古之本音我朝顧江諸儒益加推闡而古韻一事幾幾乎獲聞三代之元音矣

跋詩序辨說三條

詩序非子夏作朱子特以理辨之耳攷漢書藝文志於書言序於詩無一語及序假令毛詩本有序志何故無一語及之後漢

書偽林傳始言衛宏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假令毛詩本有序何故以詩序屬之敬仲也西漢人說詩無有用詩序者凡序與左傳孟子合者皆作序者之所本後人謂詩序已見於孟子左傳非也直至服虔解春秋左氏傳此之謂夏聲蔡邕箸獨斷始用詩序皆在衛宏以後然則宏以前人不知有詩序矣序果子夏所作毛公作傳何不注序一字亦無一語及序且宛丘見朱鶴林毛詩通議出其東門見江光庭兼明書羔羊君子偕老見曹粹中放齋詩說關雎序以淑女爲后妃所求之賢毛以淑女卽后妃葛覃序以后妃爲絺綌在父母家事毛以爲絺綌卽爲后妃時事采蘋序以爲大夫妻之祭毛以爲女子教成之祭諸序俱與毛不合蓋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子夏之時蓋詩未亡

何出此語六笙詩俱有序六月總序又覆述之如在毛公以前毛公篇什何以不數三百五篇者毛之篇數也三百十一篇者序之篇數也使序作於毛公以前司馬遷王式班固諸儒何以皆作三百五篇反覆核之序之不出於子夏明矣

毛詩序作於衛宏故漢書藝文志不載至隋經籍志始載之韓詩序作於隋後唐前故隋經籍志不載至唐藝文志始載之文選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序皆唐人書也自唐以前未有引韓詩序者鄭夾漈謂漢惟韓詩有序其說非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謂劉向新序二子乘舟爲汲之傅母作黍離

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芣苢爲蔡人妻作皆以爲魯詩之序按向學魯詩其所徵皆魯詩之說非序也猶之太平御覽引韓詩秀離伯封作也亦不云韓詩序葢四家當漢之時俱未有序是以漢書藝文志但有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韓故三十六卷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無一語及敘可見漢三家及毛皆無序也

及門婺源程履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七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跋儀禮經傳通解 六條

宋史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禮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殁即指通解一書言也按通解所列經傳皆坿舊注舊疏其間雖亦有審擇然並無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攷訂辨正之事又通解所編皆古經古傳後代及宋制度不登一字故乞修三禮劄子云使士知實學異日可爲

聖朝制作之助何嘗欲以此書爲當代之典乎然則宋史禮志之說蓋侈言之也

當日助編禮書諸儒可考見者潘恭叔荅呂子約書云近日潘恭叔討取整頓又詳見荅潘恭叔書路德章荅潘恭叔書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余正甫見荅余正甫書劉貴溪荅余正甫書云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爲承當呂芸閣趙致道見荅余正甫書又云呂書甚精潘趙互有得失黃直卿詳見荅黃直卿書吳伯豐李寶之荅黃直卿書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職事無暇只是李寶之編集又詳見荅吳伯豐李寶之書呂子約荅黃直卿書王朝禮已付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又詳見荅呂子約書劉履之用之兄弟荅黃直卿書禮書今爲履之用之不來亦不濟事可使報之就直卿處折衷應仁仲荅仁仲書所喻編禮如此甚佳趙恭父見荅趙恭父書楊信

齋見通解續編序。浙中朋友。答余正甫書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明州諸人。答黃直卿書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四明永嘉諸人。答黃直卿書。分付四明永嘉諸人。依式爲之。江右朋友。答應仁仲書。覲禮以後黃壻攜至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而卒成朱子之志者。勉齋信齋兩先生。厥功偉矣。

助編禮書諸儒。朱子㝡不滿意於余正甫。答馮奇之書云。余正甫博學強識。亦不傷得禮書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耶。又荅黃直卿書云。禮書向使只如余正甫所爲。則已絕筆矣。又偶讀余正甫修禮記云。禮書與日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

書迂僻蔓衍之說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問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褻非吾書也其辨之可謂深切矣然朱子始疑喪祭二禮於家邦無安頓處後從余正甫之議別作喪祭二門居邦國王朝之後見答余正甫書可見朱子之取人也其心正而公嚴而恕

家鄉邦國禮凡四十二篇二十三卷謂之經傳通解王朝禮十八篇十四卷猶沿舊名謂之集傳集注朱在目錄後記云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先君晚歲之所親定而大射聘公食大夫諸侯相朝八篇按四篇皆各有義一篇故稱八篇猶未脫稿其曰集傳集注者凡

十四卷。爲王朝禮。先君所草創。而未暇刪改者也。按荅黃直卿書云。王朝禮初欲自爲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托其校定。仍令一面坿疏。則王朝禮十四卷。呂子約之功居多。又荅廖子晦書云。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聘禮以前二當作三十餘篇。荅應仁仲書云。禮書方了得聘禮以前。似聘禮以前朱子皆曾校定稅稿敬之此記。亦未十分足據也。

通解以儀禮爲經。故曰儀禮經傳通解。高堂生十七篇次弟始士。次大夫。次諸侯。次天子。而喪祭二禮殿其後。朱子通解即宗其意。始家。次鄉。次國。次王朝。而喪祭二禮亦殿之。朱子以禮教

人之意欲其行禮之身自家而鄉而國而後推之天下皆有依
據非欲作此書以誇博洽之名實欲隱寓大學齊治均平之旨
也我
朝秦氏五禮通考雖本朱子之書而加以推擴然以五禮爲名
則當用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以吉禮爲之首此箸書之體例當
如是也江眘修永禮書綱目去朱子家鄉邦國王朝之名而仿
秦氏之例以五禮標題其下又用儀禮冠昏爲首而自昏禮以
下盡紊其次弟雖曰祖述朱子實非朱子以禮教人修齊治平
之微意也

儀禮釋宮一卷。載朱子大全集。中興藝文志以爲李寶之撰。按寶之與吳伯豐。皆助編禮書。不知寶之誤集釋時。取朱子釋宮一卷。列之篇中。以明古人宮室之制。抑或釋宮本自作。求朱子訂正未還。故存朱子集中。均未可知。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載儀禮釋宮一卷。朱李如圭撰。用中興書目之說。而

欽定儀禮義疏。則題朱子儀禮釋宮。仍舊名也

跋近思錄 四條

純熙二年乙未春末。呂伯恭訪朱子於建陽。留止四十餘日。見伯

恭答邢邦用書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朱子因有近思錄之輯。書甫成而朱子序之。其時五月五日也。別後朱子精加修改。始欲去篇首太極圖說。及明道論性之類數段。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首章。繼復以為未安。仍還其舊。而以顏子好學論歸入弟二卷中。又以事親居家事。在弟九卷為太緩。別作二卷。在弟七卷出處之前。又疑篇首陰陽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然不可不使其略知梗槩。屬伯恭書數語於目錄之後。見大全集三十三卷答呂伯恭書及至三年丙申四月四日。伯恭始本朱子之意。作跋去書成已一年矣。本年二月。朱子自建陽至婺源省墓。途中改正脫誤甚多。又告伯恭補橫渠諸說。八月又補數段於逐篇之末。伯恭

（又有欲移入第六卷中者。今皆不可考。俱詳見荅呂伯恭書。）其時閩浙俱有刻本。（見荅張敬夫書。浙刻則東陽潘叔度。閩刻不知何人。）四年丁酉。張敬夫復刻於廣西。敬夫欲添入說舉業三段。橫渠說一段。朱子幷寫付之。橫渠一段不可攷。舉業三段。則令第七卷中之三十三四五三條可按也。最後為臨漳刻本。（紹熙庚戌）荅宋深之（名之源）書云。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為刻之意。（按此指書臨漳所刻四經後言。）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見二卷十四條。）九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不知所指。或九卷中十二三四五條之類。）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空言而輕讀之也。年譜云。其後先生守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刻

於學宮。卽指買櫝還珠家儀鄉儀之類。王氏懋竑以爲不知何據。遂刪去之。其讀朱子之遺編。何其不詳。而刪先儒之舊譜。又何其太銳與。

陳安卿錄云。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後世以數語爲名言。凡論近思錄者必引之。其實非也。王氏懋竑曰。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眞文所刻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之語。與葉錄不合。葉賀孫錄云。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

思錄、又難看、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之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炘按王氏之說甚精、朱子云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何得以爲好看、朱子平日教人讀書、先大學、次語孟、而後中庸、近思錄開首所說太極性命、皆中庸之奧旨、餘亦大學語孟之精義、何得以此先於四書、序文所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足以得其門而入、謂有志於周程張子之學而不得其門耳、非統論爲學之功夫也、是以下文即云、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其語意明晳如此、昔李貫之先生刻朱子語錄、黃文肅公既爲之序、又與貫之書、有謂不可以隨

時應荅之語易平生箸述之書旨深哉。
近思錄既成之後。劉子澄欲採程門諸先生之語爲近思續錄。朱子止之。明高忠憲公攀龍準近思錄例。輯朱子節要一書。海陽汪星川佑文合邛文莊公濬朱子學的坿於四子之後名五子近思錄。同邑施虹玉璜復採薛文清公瑄胡文敬公居仁。羅文莊公欽順高忠憲公攀龍。四家之說以坿於後。則四子之後有五子。五子之後又有四子矣。黃子耕錄有一條云。固說近思續錄。先生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辯。況明中棄以後。新說日騰。陸氏稼書謂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學者

其愼取焉。

近思錄注。余所見者。有平巖葉氏集解。甚博而精。施虹玉復加補輯。名近思錄發明。微傷煩瑣。近江愼修。永作近思錄集注。專採朱子之語。以注朱子。間攙他說及已見。不過十之一二。其嚴如此。然注第一卷程子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一段。忽插入人物問有投生之事。以明輪廻之說。別是一理。不可謂爲小疵矣。

跋延平荅問 二條

延平荅問一書。行狀不載。豈朱子未嘗出以示人與。後錄亦不知何人所增。想趙致道師夏爲之。朱子歿後。嘉定七年。始刊於

姑孰而致道爲之跋其跋多未核之語如云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拔朱子自獻靖棄世後實從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學而事籍溪尤最久遺白水籍溪而獨數屏山未知其指又云此編所錄甚同安既歸之後按此編答問之語始於戊寅朱子猶在同安終於癸未朱子赴召行在延平卽於是年冬卒然則此編所錄乃入對垂拱既歸之後也又云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語意實含糊不傷解而其謬之大者則謂文公壯以父執事延

[illegible]所學盡未之契。文公每誦所聞。延平亦莫之許。及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是朱子之師事延平。在同安既歸之後。不在赴同安特往見之時。王氏懋竑遂謂癸酉初見。戊寅再見。俱未受學。直至庚辰始師事之。皆爲此跋所誤也。或曰。行狀敘朱子之於延平。亦曰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何也。曰。此行狀明朱子徒步從師求道之篤也。朱子赴同安時。奉母挈眷。必不徒步可知。同安考滿以後。奉祠家居。力不足以具輿馬。故徒步往來。其時延平亦貧窘。不能設館授餐。故朱子寓止西林。動輒經月。夫言豈一端而已。

烏得儱侗而無所分別乎。

集注愚聞之師數條皆答問中語。益知此編之可貴也。末附以答劉平甫兩條。與答朱子無涉。而取之者。以延平嘗問爲答。各如其指而延平學問大主腦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故以此兩條殿之趙跋僅以理一分殊爲言。似未中此編之肯綮也。

跋伊洛淵源錄 四條

二程邵子皆伊洛人。周子起自舂陵。傳道於二程。張子起自關中。雖非學於二程。然龜山跋橫渠與二程簡有橫渠之學。其原出於二程之語。朱子亦云橫渠自成一家。其原則自二先生發

之故統名伊洛淵源錄所列學者凡四十人惟天祺係橫渠之弟學於橫渠范純夫楊應之皆二程交遊未嘗受業胡康侯私淑楊謝尹三公獲聞二程之緒非親得二程指授餘三十六人皆明道伊川弟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二程之謂與自王蘋以下二十人無記述文字可紀而程門最著者莫如游楊書謝及呂原明呂與叔二公然六先生之學皆不免雜禪此錡于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而朱子有終不及程子之論也游尹謝所傳俱不遠惟楊文靖公載道而南一傳為羅豫章再傳為李延平三傳而得建安朱子伊洛之淵源至是

稱極盛云

馮理字聖先學於程子一日叩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嗚呼先生之教戒深矣據聖先之學不可攷然燕坐見室中有光者必是一向靜宗作弄精神所致朱子嘗謂近來有一種學術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較黑夜之室中有光殆又甚焉以是爲奇特鮮不爲異學之歸矣

邢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磁川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沒恕所

敘述與范純夫朱公掞劉宗禮諸篇俱可謂之譏言德行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誠重之也乃卒傾伊川而有涪州之行何哉伊川謂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此雖寛宥之詞實切中膏肓之病嗟乎人至利欲勝而義理微亦將何所不至耶淵源錄列諸篇末不沒其從遊之實而又以深著其畔師之辠也

朱子荅呂東萊論淵源錄有一條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按道命錄辨此條云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凭欄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意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炘按李秀巖此條甚核惜晦翁先生未及聞之竊記於此以見不妄語之人苟無知人之明未必不妄聽人言且妄信之而妄傳之也又不妄語者之弟子如馬永卿輩又未必盡如其師之不妄語也

跋家禮

家禮一書。朱子所編輯。以爲草創之所未定。則可以爲他人之所僞託。則不可也。黃勉齋楊信齋李果齋陳安卿黃子耕諸公。皆朱子升堂入室之高第弟子也。敬之先生亦能傳朱子之家學者也。甫易簀而此書卽出。六先生不以爲疑。直至元至正間。武林應氏作家禮辨。以爲非朱子之書。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明邱瓊山斥之爲妄。而以家禮序決非朱子不能作。其見卓矣。乃王白田復拾應氏之唾餘。以爲徧檢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又謂家禮序依仿三家禮範跋後爲之。以發明應氏之說。炘謂朱子之書。如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因

學恐聞諸書不傳於後者。今亦無如何矣。幸而存焉者。如家禮一書。又必多方以斥之爲僞。則吾未之敢信也。按文集語錄。固無明言家禮者。然其輯禮之意。豈無言及者乎。葉味道錄云。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炳按前一截上脫昏禮二字冠禮伊川無說家禮多用溫公。）楊信齋家禮坿注引朱子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是二條者。雖不明言家禮。然所定者必有一書。今家禮昏禮親迎用書儀。（只拜妻之父母不從伊川偏見妻之黨。）入門以後用伊川說。（溫儀入門便至影堂見祖禰。程儀三月廟見家禮改三月。）與葉楊所記者合。然則所

定者。即指今所傳之家禮無疑矣文集荅汪尚書書云。嘗因程子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炘按將以行於私家。此家禮之名所由來。楊氏引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楊氏引先生曰。頃年居喪。四時正祭則不敢舉。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荅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氐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炘按荅欽夫書甚長。論節祠墓祭。皆申明程子之說。又時祭用分至。改用卜日之制。皆與今家禮合。）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炘按增者。如書儀只及曾祖。家禮上及高祖之類。損者。如書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家禮不拘。）葉味道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卻幾處。陳安卿錄云。某嘗脩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

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炘按參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受胙之類）後被人竊去亡之矣以上諸條雖不明言家禮然曰草具曰修定曰嘗倩非朱子祭禮明有一書乎今細校家禮仲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皆用程子說與荅汪尚書張欽夫書合四時正祭儀節皆因温公之書而增損之與荅蔡季通及葉陳諸錄合然則曰草具曰脩定曰嘗倩者非指今所傳之家禮乎必以爲不見家禮二字遂一掃而空之以爲他人僞託其汰亦已甚矣至於禮範跋後所云其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未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

以成吾志也云云。此跋作於紹興甲寅。朱子年六十五歲所修之家禮。亡之已久。迫於桑榆。不能補輯。而深有望於後人。故作此言。若據此以爲朱子實未嘗有是書。則文集語錄所云脩定嘗脩草具者。豈皆爲誣語哉。此可以片言而解其惑矣。總之家禮爲未成之書。其中議論節目。不能無待於修補。儒者更以書儀及諸家之說。參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體則已得之。烏得以爲非朱子之書哉。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三條

八朝者。宋太祖及太宗眞仁英神哲徽七宗也。今刻本有前後二

集攷朱子荅呂伯恭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則是有兩集可知又伯恭與汪尚書書云近建陽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王氏懋竑云前集五朝後集三朝然今前集十卷自太祖至仁宗實四朝後集十四卷自英宗至徽宗亦四朝後集中亦有仁宗朝人然事業皆在英宗文集有序一篇只題八朝名臣言行錄並無前後集之分疑呂東萊書所稱五朝者五卽八字之譌朱子以卷帙繁重分爲兩集不必附會東萊所見五朝者爲前集其餘三朝爲後集也序文無年月年譜於壬辰十二月下書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注云此書之成歲月無攷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於

目序後當払是年或次年成耳。按東萊集與汪尚書書係癸巳。朱子荅呂伯恭書亦係癸巳。是年遭叔母之喪書中叙及。則此書成於壬辰癸巳無疑矣。

此書於呂許公夷簡事採記聞叢談甚悉東萊不樂。見沈僩錄故與汪尚書書云。近建陽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眞。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其不滿如此。東萊亦有書致朱子。朱子荅書云。言行二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可謂深自謙抑矣。然其

後卒未修削者。一則刊本已行。一則許國公實友妒賢之事。不能爲之曲諱也。

此書體例。細核之。亦有未盡悉者。如周張二程不列名臣。以有伊洛淵原錄也。而又列邵堯夫先生一人何也。堯夫有名無錄。注云見伊洛淵原錄。而又詳錄呂侍講希哲范內翰祖禹何也。豈眞所謂草草爲之。而其後遂不復修改與。序文深以諸家紀載。柀出無統。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爲病。然錄中所載。如據范公家傳。謂純甫是鄧禹後身。據聞見錄。謂希夷爲种昉逆卜葬地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之類。亦近於虛浮怪誕矣。豈又

有後人之附益。不盡朱子原本與。是皆未可知也。

跋資治通鑑綱目 二條

莽大夫揚雄死。此雖綱目之特筆。實溫公之書例也。春秋書崩薨卒而不書死。曲禮曰。庶人曰死。庶人不得見於史。故不書死。此春秋之例也。尚書紀舜曰陟方乃死。論語曰顏淵死。莊子曰老聃死。古不以死為諱。故直書之。與春秋之例又不同。司馬溫公作通鑑。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所以深惡世之皆嘗君而事篡賊者。惟揚雄不然。溫公之意。以為雄雖事莽。與王舜之徒不同。故曲筆貸之。朱子以為雄之與舜。其所以事莽者

雖異而其爲事莽者則同況雄賢者也春秋之義責備尤嚴且美新劇秦君子恥焉故竊取趙盾許止之義不免御就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所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見於所答尤延之書者甚詳其扶綱常而植倫紀之功亦不淺矣必以春秋不書死尚書論語不諱死譏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唐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沈旣濟著議駁之以爲中宗旣廢之後當每 書曰帝在房州用春秋公在乾侯之例孫之翰局齋錄范純甫通鑑用其說復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

俱用嗣聖年號，繫之中宗，此綱目之所本也。程沙隨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爲例，乃考春秋未熟之故。朱子雖未得聞其說，王伯厚載入困學紀聞，蓋深以沙隨之說爲然。全氏祖望曰：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可比也。即昭公爲季氏所逐，季氏未嘗敢誦言廢之，亦非中宗比也。蓋敬王雖出而儼然王，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書之，若中宗則降黜矣。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書。然則當如何書？曰：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

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炘按作史之法有經後人反覆推闡而勝於前人者此類是也但廬陵之稱仍于則天以擅廢之權而不能甚愜乎人意莫若於嗣聖元年二月戊午書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四月癸丑太后遷帝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九月甲寅太后自稱皇帝改元光宅次年卽去嗣聖年號書太后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帝降居均州三月丙辰太后又遷帝於房州垂拱二年正月書帝降居房州自後歲以爲常至神龍反正而止似爲盡美

盡善蓋不以嗣聖紀二年以下者嗣聖本無二年書帝降居均州房州者中宗本爲帝因太后降而居均房也與敬王出居異者敬王仍爲王故曰出居此時中宗已不爲帝故曰降居質之後世之精於史法者

及門婺源王肇基校字